

Afleggjarinn

Afleggjarinn

种玫瑰的男人

「冰岛」奥杜·阿娃·奥拉夫斯多蒂尔 著 苏莹文 译

Auður Ava Ólafsdóttir

Afleggjarinn

a Novel

种玫瑰的男人

「冰岛」奥杜·阿娃·奥拉夫斯多蒂——著 苏莹文——译

a Novel

Afleggjarinn

Auður Ava Ólafsdóttir

Afleggjarinn by Auður Ava Ólafsdóttir
Copyright © Auður Ava Ólafsdóttir, 2007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Éditions Zulma, Par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Dakai Agency Limit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权, 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1-2017-138 号

本书译文由台湾宝瓶文化授权使用。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1-2017-21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种玫瑰的男人 / [冰] 奥杜·阿娃·奥拉夫斯多蒂著; 苏莹文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5339-5408-6

I. ①种… II. ①奥… ②苏… III. ①长篇小说—冰岛—现代
IV. ①I53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15289号

策划统筹: 李 灿
责任编辑: 王 青
文字编辑: 王璐莎 庄馨丽
封面设计: 山川制本 workshop
责任印制: 吴春娟

种玫瑰的男人

[冰岛] 奥杜·阿娃·奥拉夫斯多蒂 著
苏莹文 译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毫米 × 1230毫米 1/32
字数: 177千字
印张: 9.75
插页: 2
版次: 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5408-6
定价: 4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

——《圣经·旧约·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九节

我即将出国远行，而且归期未定，于是我七十七岁的老父亲按照我母亲的手抄食谱下厨，打算为我准备一顿难忘的送别晚餐。在这样的场合，母亲一向会这么做。

“我想炸裹上面包糠的黑线鳕鱼，”他说，“然后是加了鲜奶油的冰岛传统热巧克力甜汤。”当爸爸忙着准备热巧克力甜汤时，我开着高龄十七的萨博汽车去护理中心接约瑟夫。他站在人行道上，看起来十分焦虑，一发现我的身影，马上显得兴高采烈。因为我即将离家，他特别穿上星期天穿的最好的衣服。这件紫色衬衫上印着蝴蝶图案，是妈妈买给他的最后一件衣服。

趁爸爸把鱼片暂时放在面包糠上、先炸洋葱圈的时候，我走到温室，剪些我要带走的玫瑰。过了一会儿，爸爸也拿了把

剪刀跟上来，他的目标是用来搭配炸鳕鱼的细葱。约瑟夫静静地走在爸爸身后，但他到了温室门口便停下脚步。二月间的暴风雪吹破了几扇窗户，他看到了玻璃碎片，于是站在外头的雪堆上看着我们。他和爸爸穿着同样的淡棕色背心，上面绣着金色的小钻石。

爸爸说：“从前你妈妈炸鳕鱼一定会加细葱。”我接下他手中的剪刀，弯腰从角落的绿葱丛中剪下一把葱尖递给他。尽管温室的规模不大，不是那种母传子、里头种了三百五十株西红柿和五十棵大黄瓜的大暖房，而是只有几丛自生自灭的玫瑰和最后十来株西红柿的小温室，但爸爸经常提醒我：我是母亲这座温室的唯一继承人。我不在家时，爸爸会负责浇水。

“我对园艺实在没什么兴趣，儿子，你妈才拿手。我一个星期吃一颗西红柿就差不多了。你觉得这几株西红柿会结出多少果实？”

“要不就想办法把西红柿送人吧。”

“我不可能一天到晚带着西红柿去敲邻居的门。”

“要不，送给宝嘉吧？”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知道母亲的多年老友可能会愿意和爸爸分享这些食材。

“你该不会期望我每星期提着三公斤西红柿去拜访宝嘉吧？她会坚持邀我一起吃晚餐。”

我知道他接下去要说什么。

“我本来想邀那个女孩和孩子过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他继续说，“但是我知道你会反对。”

“是啊，我反对。我和你说的女孩虽然有个孩子，但我们本来就不是男女朋友，从来都不是，会生下孩子纯粹是个意外。”

我已经向爸爸清楚解释过不知多少次了，他一定明白孩子是一时疏忽的结果，而我和孩子母亲的关系只持续了四分之一晚上，不，甚至还不到，应该只有五分之一。

“你妈妈一定不会反对邀她过来为你饯行。”每当爸爸需要加重自己发言的分量，就会把妈妈从坟墓里召唤出来提供意见。

我现在所站的地方，正好是女孩受孕——希望这么说没错——的位置，而我越来越苍老的爸爸站在旁边，有智力障碍的双胞胎兄弟则站在玻璃的另一侧，这我不禁感到有些尴尬。

我父亲不相信巧合，至少，对于生死这样的重大事件是如此。他说，生命的开端或结束不是纯粹由运气造成的。他就是没办法相信受孕是一种巧合的相会，不相信有哪个男人会在毫无预期的情况下发现自己和某个女人同床共寝，同样的道理，他也不能理解转弯处松脱的潮湿碎石有可能造成死亡事

件，因为对他来说，该列入考虑的因素太多，不但有数据，还有数值的计算。爸爸对这些事有不同的见解，他觉得世界像是挂在一起的一簇数字，这些数字组成了宇宙万物最内层的核心，而日期，则可诠释出全然的真相和最深刻的美。我口中这些随着不同状况衍生而出的巧合或偶然，只是爸爸眼中这个精密体系的一部分。他认为，我们不能把太多偶然视为巧合，一次也许还好，但三次，何况是连续的三次就不算了，他说，我妈的生日、他孙女的生日，以及我妈过世的日子，都是在同一天——八月七日。我不明白爸爸的计算方式。在我的经验里，只要你觉得自已懂了一件事，接着一定有截然不同的状况会发生。但我对退休电工的娱乐没什么意见——只要他别把我忘了用避孕套的一时大意列入推算就好。

“你不是在逃避什么吧，儿子？”

“不是。”我补充了一句，“我昨天和她道过再会了。”

他知道问不出更多讯息，于是换了个话题。

“你该不会碰巧知道你妈把热巧克力汤的食谱藏在哪里？我买了鲜奶油。”

“不知道，但我们等一下可以一起找找看。”

二

我从温室回到屋里时，看到约瑟夫挺直了腰杆坐在桌边，双手搁在腿上，紫罗兰色衬衫上系着红色领带。我弟弟对衣着和色彩很讲究，而且和爸爸一样，老爱打领带。爸爸同时起了两个热锅，一边煮马铃薯，另一边放着平底锅。他这次下厨似乎没有十足的把握，也许是因为我即将离家，所以他才会紧张。我在他身边打转，在锅里倒了些油。

“你妈妈一向用人造黄油。”他说道。

我们两个人都不怎么擅长做饭。我在厨房里的多半工作是拧开装紫甘蓝的玻璃罐，要不然就是拿开罐器开豌豆罐头。其实，妈妈从前常要我洗碗盘，然后让约瑟夫擦干，但是他擦干一个盘子得花太多时间，最后我总是抢下他的抹布，宁可自己动手。

“接下来几个月，你恐怕不容易吃到鳕鱼了，洛比。”爸爸爸说。

我不想伤爸爸的心，没说我在出海处理了四个月的渔获之后，就算从此再也吃不到一口鱼，我也不会在乎。

他决心要为两个儿子大展厨艺，于是端出让我们意外的咖喱酱。

“我用的是宝嘉给我的配方。”他说道。

绿色的咖喱酱颜色特殊，但是很漂亮，像是春日雨后的青草地。我问他这颜色是怎么调制出来的。

“用咖喱和食用色素。”他解释道。我看到他事先已经拿出一罐大黄果酱放在我的餐盘旁边。

“那是你妈妈做的最后一瓶果酱了。”他边搅拌咖喱酱边说。我凝视他穿着棕色小钻石图案背心的背影。

“你该不会想拿大黄酱搭配鳕鱼吃吧？”

“不是，我只是想，说不定你会想带走这瓶果酱。”

用餐时，我弟弟约瑟夫很安静，爸爸也没说太多话，我们父子三人实在不算健谈。我为弟弟盛了晚餐，帮他两块马铃薯对半切开。他显然不欣赏绿色的咖喱酱，毫不马虎地刮下鳕鱼上的酱汁，推到盘边。他有双棕色眼眸，长得很像某个电影明星，这实在有些诡异。我完全看不出他脑袋里在想些什么。为了缓和他冒失的行径，也为了缓和桌边的气氛，我取了一大

勺爸爸做的咖喱酱。直到这时候，我才注意到胃有些不舒服。

晚餐过后我负责清理，约瑟夫则准备做爆米花，他周末回家时一定会做爆米花吃。他从橱柜里拿出他惯用的大锅子，分毫不差地倒了三茶匙油，仔细撒出包装袋里的玉米，让黄色的玉米粒铺在锅底，完成之后才盖上锅盖，将电炉的火力开到最大，加热四分钟。一听到油开始发出爆响，他随即将火力降到中火。他拿起玻璃大碗和盐，视线完全没有离开手边刚完成的工作。我们三个人一起看《今夜新闻》，弟弟坐在沙发上握着我的手，将玻璃大碗放在桌上。我这个双胞胎弟弟在回家度周末的一个半小时之后，递给我一张刻录了音乐的光盘。跳舞时间到了。

三

我带的东西很少，爸爸看到我只有一件小行李时不免惊讶。我用打湿的报纸包起玫瑰枝条，放在帆布背包的前袋。我们开着爸爸的萨博汽车，打从我有记忆以来，他开的就是这辆车。约瑟夫静静地坐在后座。爸爸戴着出远门才会戴的贝雷帽。自从意外发生之后，他开车的速度便远低于最低限速，从来不超过二十五英里。他慢慢驶过颠簸的熔岩地，正好让我欣赏破晓曙光下以规则间隔停歇在紫蓝色突出峭壁上的小鸟，放眼望去，鸟儿一只接着一只排列，宛如一页渐强的忧郁乐谱。爸爸不常开车，过去总是由妈妈驾驶。我们后面跟着一长串汽车，不停地尝试超车，但是爸爸没有因此而分心。同样，我也不担心错过我的班机，因为爸爸无论到哪里，都会预先留下充裕的时间。

“你想换我来开车吗，爸？”

“谢谢你的提议，孩子，但是不用了。你只管坐稳，记住这片你即将道别的景色就好。你大概会有好一阵子没机会坐车经过熔岩地了。”

我注视即将别离的熔岩地区，有好一阵子，我们都没说话。在我们经过通往灯塔的小路之后，爸爸开始聊起我对未来的计划，想知道我打算怎么度过人生。他知道我对园艺有兴趣，但对此并不满意。

“希望你不要介意你老爸问问你对未来的计划，洛比，我不是想打探，而且你也知道，我是一番好意。”

“没关系。”

“你决定要到哪里继续攻读学业了吗？”

“我找到一个园艺方面的工作。”

“但你是个能读书的人。”

“别说这些了，爸。”

“孩子，我认为你在浪费自己的才华。”

我不知道该怎么向爸爸解释，因为园艺和温室里的玫瑰是我和妈妈共同兴趣。

“妈就能理解。”

“没错，不管你打算做什么，你妈妈大概都会支持，”他说道，“不过呢，如果你上大学念书，她应该也不会反对。”

当我们刚搬到这个新小区时，周遭只有贫瘠的土地，风吹来碎石，堆在大石块旁边。这附近不是新盖的建筑物，就是黄色泥水塘遍布的工地。这一带面海，长期饱受海风吹打，不可能种出足以遮蔽花园的树荫，后来居民更是连种花的念头都干脆放弃了。我母亲是第一个试图在这一带种树的人，当年，邻居把这种挑战不可能的举动看在眼里，难免觉得她有些古怪。其他人自得其乐地铺起草坪，至多也只是在花园之间种些矮树篱，以便享受一年中仅有的三天夏日微风，而我母亲则是在靠屋子挡风的这一侧种起了金链花、枫树、栲树和其他会开花的小灌木。就算她要费力地把嫩枝往下插进石块，她仍然坚持不肯放弃。

第二年夏天，爸爸在屋子南侧盖了间温室。我们先在温室里栽培植物，到了六月的第一或第二个星期，当夜里不再结霜时，才把这些植物搬出户外。本来我们只打算在夏天把植物搬进花园，之后再移回温室，但到了最后，如果秋天的温度不至于太低，我们会让这些花草在外面多留一个月左右。某年冬天，我们甚至让这些植物留在两米深的积雪中。最后，我母亲的花园里没有种不活的植物，经过她的巧手，似乎任何植物都能开花。我们的空地逐渐长成一片神话般的花园，吸引了目光和赞叹。妈妈死后，这一带的妇女有时还会要我提供园艺方面的意见。

“其实，花草需要的只是多一些照顾，还有，最重要的，是要有时间。”我母亲的园艺哲学大抵如此。

“我承认你和你妈有你们自己的世界，约瑟夫和我不在其中，也许我们无法体会。”

这阵子，爸爸常把他自己和约瑟夫当成一个单位，老爱说“我和约瑟夫”。

仲夏夜里，妈妈偶尔会有股冲动，想半夜到花园或温室里去莳花弄草。她并非异于他人，在夜里当然也得睡觉，但夏天的夜晚总会有些不同。若是我和朋友外出到深夜才回家，常会看到她带着红色塑料桶，戴着粉红色花卉图案的园艺手套在花坛边工作，而爸爸则是在屋里呼呼大睡。夜里没人出来活动，周遭出奇的宁静。妈妈会说声“嗨”，而她的双眼仿佛在我身上看出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东西。我会坐在她身边的草地上假装帮忙除草，其实，我只是想花个几十分钟陪陪她。我手上可能还拿着半罐啤酒，于是我会把啤酒罐往花坛上一摆，躺下来，用交握的手掌托着下巴，眼睛盯着天上飘过的云朵看。只要我想和妈妈单独相处，我便会到温室或花园里去找她聊天。有时候她也会有些分心，当我问她在想什么时，她会说：“对，对，我喜欢你刚刚说的事。”然后再给我一抹赞同又鼓励的微笑。

“对你这么优秀的学生来说，干园艺这行没有前途。”

“我什么时候变成优秀学生了？”

“我是年纪大了没错，孩子，但是我可不痴呆。我偏偏就是留着你所有的考试成绩单。你十二岁时是全班第一，十六岁时同样名列前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我简直不敢相信你竟然还留着那些东西。那些垃圾在地下室某个盒子的最上层，把它们丢掉吧，爸。”

“太迟了，洛比，我已经交给索斯图去裱框了。”

“你在开玩笑吧？”

“那么，你到底想不想进大学拿个学位？”

“不想，目前不想。”

“植物系呢？”

“不想。”

“生物系？”

“不想。”

“那么植物生理学或以植物生物技术为主的植物遗传学呢？”

爸爸显然读了些这方面的资料。他的双手紧紧握住方向盘，双眼直视路面。

“不必了，我没兴趣当科学家或大学教授。”

对我来说，双脚踩在潮湿的土壤中会让我自在得多，亲手碰触有生命的植物也别具意义，但实验室里的花朵可不会在

雨后散发出任何香味。我不知道该如何用言语将妈妈和我的世界形容给爸爸听，让他了解：生于沃土的植物才能引起我的兴趣。

“无论如何我还是想让你知道，如果你想上大学继续念书，我替你存下了一笔基金。这笔钱不在你妈妈留下来的遗产之内。而约瑟夫，他对于现状很满意。”他又加了一句，“当然了，我会确认他什么都不缺。”

“谢谢你。”

我没继续和爸爸讨论园艺。我怎么能告诉这名电工，说我还不知道自己在追寻什么？又要怎么向他解释，在人生的某个特定时刻，要一下子做出这样的决定有多难？

“你光靠梦想是走不远的，洛比。”爸爸一定会这样说。

“你必须跟着梦想走。”换成妈妈，她会这么说。然后她会看向厨房的窗外，宛如她眼前是一片广大的领土，而不是屋子和温室之间、温室和篱笆之间的几米见方。花园里一片苍郁葱茏，旋卷的花草树木挡住了后面的篱笆。然而，她似乎有些期待远道而来的访客。妈妈把袋子里的李子干倒进大碗里，放在水龙头底下清洗。

“要在小船上连待好几个月，老是晕船一定很折腾人。”爸爸终于换了话题。